

鄂东南丘陵区空心村内部空间演变 ——以湖北崇阳石下村为例

张 舵, 冯革群*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以鄂东南丘陵区典型的人口外流区空心村——湖北崇阳石下村为例, 运用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剖析空心村内部空间演变及其微观机制。研究发现: (1)石下村空心化过程中内部空间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聚落发育滞缓、村内住宅空废; (2)村落空间形态呈现跃迁式扩张、填充式扩张以及房屋的马赛克式布局的演变特征; (3)石下村空心化的驱动因子主要是村农村公共空间转移到村外集镇, 人口外出务工导致就业非农化以及居住城镇化的浪潮; (4)石下村空心化经历从假性空心化到实质空心化, 跨区域家庭的产生与迁移是其本质原因。

关键词: 空心村; 鄂东南丘陵区; 聚落; 空间演变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32 (2018) 02-0115-0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引起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地理学界对空心村问题研究成果丰硕,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空心村形成与演化机制、空间治理与土地整治对策等方面^[1-5]。在研究视角上, 主要有基于土地视角的空心村土地整治研究^[6-8], 基于空间视角的村落转型研究^[9-10], 基于社会视角的空心村社会影响与村民意愿研究^[11-12]。总体而言, 对空心村的宏观认知研究渐趋成熟, 而微观剖析尚显不足, 主要体现在: (1)对空心村的分类研究有待细化, 地形、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使空心村呈现显著差异。比如我国华北平原的农村村落以大规模团块聚居为主, 而一些南方农村村落以小规模分散聚居为主^[13], 这种聚落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必然会导致空心村发展过程的差异。因而, 对空心村进行地域化研究显得尤为必要。(2)空心村研究的视角多元化有待强化。主要表现在: ①人本主义视角的缺位。当前, 地理学的空心村研究基点聚焦在土地与空间的整治、修复, 缺乏对作为村落主体的人的深入关注, 未能将其生活轨迹、情感迁移、族群离散问

题纳入研究范围; ②微观研究视角的缺失。空心村研究需要在宏观、面上数据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微观实证分析是急需推进的工作。

鄂东南丘陵区农村人口外流严重, 空心村现象普遍。有鉴于此, 本文选取一处鄂东南丘陵区的村落为案例, 从微观视角解剖其内部空间的演变, 以期呈现出鄂东南丘陵区空心村的内部空间现状, 分析其演变特征,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区选择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选择

鄂东南地区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 并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鄂东南一般指咸宁地区, 这一带丘陵、山地、盆地交错分布, 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具有自身的特点。湖北地区聚落布局的常态是散居, 表现形式是山区聚落依山零星分布, 平原地区则沿江沿堤或绕湖分散而居, 而鄂东南除这种分散而居的方式外, 聚族而居的形式也很常见^[14]。鄂东南聚族而居村落格局的形成与移民时间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联^[15]。鄂东南处于明清时

收稿日期: 2017-07-15.

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 网址: <http://journalg.nb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1771174) .

第一作者: 张舵 (1992—), 男, 湖北崇阳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乡村地理. E-mail: 1140973948@qq.com

*通信作者: 冯革群 (1969—), 男, 陕西韩城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社会地理. E-mail: fenggequn@nbu.edu.cn

期“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路线上,这次移民是鄂东南接受移民的峰值期,对鄂东南村落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鄂东南聚族而居的聚落正是起源于那时在此定居的单户移民。不过由于这一带地形破碎,以及移民时间并不算长,因此其族群规模普遍偏小,小于江西和华南地区^[16]。因此,鄂东南地区的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一方面受江西的影响深,聚族而居,有宗族传统,但是规模较小;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湖北江汉平原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的特点,即部分聚落沿河依山分散布局,村落社会结构松散。

这一带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口外流严重。201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1234元,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992元)。大部分农村家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根据咸宁市统计年鉴2016年的数据,2015年全市农村从业人员115.07万,外出从业人员53.8万,占比46.8%。本市接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务工。

总体而言,由于人口大量外流,鄂东南地区几乎到了村村空心的地步。

石下村位于湖北咸宁市崇阳县石城镇。2016年总户籍人口1418人,362户。石下村处于低山丘陵地带,两面沿河、两面临山,中部为开阔平地;村内聚落格局主要受地形与社会结构影响,聚落沿河沿山,以小规模聚族而居与杂姓分散布局相结合的形式布局。改革开放之前的石下村居民普遍贫困,其老式房屋全部为土瓦房,房屋质量差,容易倾塌解体,因此石下村房屋的更新换代彻底而快速。石下村人均耕地面积733.3m²,户均耕地面积约4333m²左右。由于人均耕地稀少以及务农收入低下,近年来石下村除去几户专业务农户外,几乎无人再从事农业,大部分土地流转给几个农业大户,劳务输出已经成为该村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据《崇阳县2016年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年报表》,2016年石下村927个劳动力中有668人外出从业,外出从业劳动力占比72%,平均每户有接近2个劳动力外出务工。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和信息获取采用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2016年7~9月、2017年1~3月,笔者在石下村进行了2次近3个月

的调研。调查内容包括农村人口外流、村民迁居、土地利用变迁、住宅利用等方面。重点深度访谈了农村居民、村干部、外出务工者等20人(表1),访谈内容包括家庭信息、居住历史、生计情况、居住意愿、生活现状评价、对村庄变化的看法与期望等方面。通过石下村这个典型村庄的调查研究,试图分析其内部空间的演变情况。

表1 重点受访者属性表

人员组成	年龄/岁			
	0~20	20~40	40~60	60~80
村干部	0	1	2	0
农村居民	1	2	4	2
外出务工者	0	5	3	0

2 石下村空心化的特征及其形态演变

2.1 聚落发育的滞缓

石下村村内环境封闭,两面临山、两面临河,只有一条村道与外部相连。村内聚落总体较为分散,在村内沿河或者沿山分布。总体而言,石下村聚落是分散布局与小规模集聚布局相结合的布局形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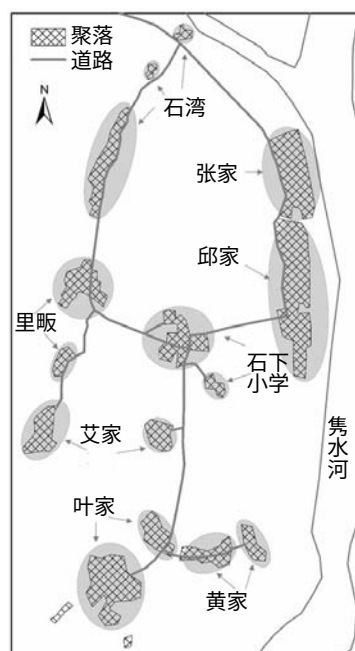


图1 石下村聚落布局图(2016年)

村民们习惯上将这些聚落分为8个小组。2016年,户数最多的小组有50多户住宅,最少的只有10户左右。这些聚落形成的时间并不长,最早的聚

落可能是清朝搬迁过来的,至目前也不过延续了10多代而已,这种早期形成后慢慢壮大的聚落就形成了单姓聚落。建国前后形成的聚落也有,这种聚落的居民迁入石下村不久,各姓氏的居民混合居住,形成了杂姓聚落,还具有明显的迁入特征。单姓聚落(张家与邱家)呈现团状形态,规模较大,杂姓聚落形态因地势而变,有紧靠山脚的条型聚落,也有较为分散的散点聚落,规模较小。在空心化过程中,由于村内人口减少,村内聚落发育滞缓,近些年来聚落形态与规模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2.2 村民住宅空废

住宅空废是空心村的一个重要现象,石下村现有住宅的居住情况分为3种:常年有人居住、季节性居住(基本上过年时有人居住)、彻底荒废。可采用指数来表示住宅空废化程度:常年住宅空费率与平时住宅空费率,其中常年住宅空废率为常年空废住宅与住宅总数之比,平时住宅空废率为季节性空废加上常年空废住宅之和与住宅总数的比,计算方式如下:常年住宅空废率=常年空废住宅数/住宅总数,平时住宅空废率=(常年空废住宅数+季节性空废住宅数)/住宅总数。常年住宅空废率可以说明实质空心化的程度,平时住宅空废率说明泛空心化(实质空心化+假性空心化)的程度。

表2 石下村各小组的住宅空废率(2016年数据)

统计项目	张家	邱家	黄家	叶家
常年住宅空费率/%	62	14	6	40
排名	1	6	8	3
平时住宅空费率/%	79	65	69	80
排名	3	7	6	2
统计项目	艾家	里畈	石湾	石下小学
常年住宅空费率/%	35	48	26	8
排名	4	2	5	7
平时住宅空费率/%	76	83	74	62
排名	4	1	5	8

根据2016年实地调查的数据,石下村各小组的常年住宅空废率差别较大,最高的张家小组达到62%,最低的石下小学小组只有8%,全村平均常年住宅空废率为32%,说明石下村各小组的实质空心化程度差别大,有高有低。而就平时住宅空费率而言,全村各小组普遍偏高,最高的里畈小组达到83%,最低的石下小学小组也有62%,全村平

均平时住宅空废率为74%。可知全村的泛空心化程度普遍偏高。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常年住宅空废率排名第1位的张家小组的平时住宅空废率排名第3位,而常年住宅空费率最低的黄家小组的平时住宅空废率排名第6位。由此可知,石下村各小组的常年住宅空废率与平时住宅空废率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不是完全正相关。说明在村庄内部,各小组的空心化进程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小组是泛空心化严重,有些小组则已经进入实质空心化阶段。

2.3 村落形态特征演变

对于鄂东南丘陵区的聚落而言,由于其聚落形态的不同以及地形地势的限制,聚落外扩内空的现象较为少见。不过在空心化过程中,村民新建住宅的现象普遍存在,必然伴随着住宅数量规模的扩大,这也是聚落空心化演变的基本矛盾所在。石下村观察发现,其聚落形态演变具有如下特征:(1)跃迁式扩张。村内部分人口向村外集镇转移,村民搬迁引起的扩张具有跃迁式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由依附于土地的生产性生活方式转变为外向型的消费性生活方式。并且,农村土地整治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离农化率。从生产方式上来讲,石下村大部分村民脱离了土地,以外出务工为收入来源,农村的土地对他们不再有吸附性,并且,外出务工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增长了他们的见识,村民们更需要与外部连接,而不是被土地束缚。因此,他们普遍将新房建在村外交通方便之处。(2)填充式扩张。村内居民在不拆旧宅的情况下建新房,往往选择在旧房旁边的空地上建房,这样造成村内聚落中空地减少,房屋密度越来越高,但聚落的总面积不变或缓慢增长,笔者将这种扩张方式称为聚落的填充式扩张。(3)房屋居住情况的马赛克式布局。聚落的填充式扩张特点使得聚落的新房屋与旧房屋相互参杂,形成了房屋居住情况的马赛克式形态,聚落中有人居住的房屋与无人居住的房屋相互糅杂,不规则地分散在居民点的各处。

3 石下村空心化的机理解析

3.1 非农化就业与外出务工

20世纪90年代开始,石下村居民大量外出务

工。早些年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是年轻人,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动一些中年人和离开学校的未成年人出去务工。90年代石下村还依然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村内务农,农业也是维持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后,务农人员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彻底放弃农业,全家主要劳动力都外出务工,或在县内从事二、三产业。此时外出务工的地点依然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主。2010年开始,早些年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中年人,他们中不少回到家乡,在县内做建筑工,或者在县内工厂做工人。此时为止,石下村大部分家庭已经彻底脱离农业。至2015年,石下村家庭的离农化率已经达到95%以上,外出务工是村民谋生的常态。石下村正常劳动力常年在外,留在村内的只有少数老人和小孩,此时石下村的人口空心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3.2 非农化居住和迁居城镇

人口的大量外出务工只是石下村空心化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一个引发阶段,真正导致石下村实质性空心化是大量村民的迁居异地。从2005年左右开始,少数长年在外出务工或者在白骠坳集镇做生意的村民已经在白骠坳建房,这些人从此脱离了石下村村内的生活,成为了“住在街上的人”。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将新房建在白骠坳,或者在县城买房,掀起了一股迁居异地的高潮,白骠坳与县城是最主要的两个迁居目的地。

特别对于石下村的新生代家庭而言,已经几乎没有将新房安置在村内。当地女孩子找对象的一个考核条件就是要在街上有房,因此,有等待结婚男孩的家庭为了孩子将来能够顺利娶上媳妇,也都会提前为孩子攒够在白骠坳或者县城买房的钱。也正是这样,村内几乎没有新生代家庭为安家所建的房屋。

调查的数据显示,石下村超过80%的居民户在近十年之内新建过住宅,其中36%左右的居民选择在村内原地(包括在旧宅旁边)建房,7%左右的居民选择在村内异地建房,26%左右的居民选择在白骠坳集镇买房,23%的居民选择在县城买房,另外,8%的居民在其他大中城市买房。可见,超过55%的居民选择离开村内建房,其居住地点在集镇、县城或其他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居住的城镇化。

3.3 村内传统公共空间的消亡与集镇新兴公共空间的兴起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内人口稀疏,并且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村内传统公共空间渐渐消失。村内人口外流之前,石下村每个聚落点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活动中心,村民在此打牌聊天,是村民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代表满足村民的社会需求、娱乐需求的空间。现在由于村内人口稀疏,有些聚落点在平日里也就十来个人,并且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口,这样,村民之间很少再凑到一起打牌聊天,村内也就不再有活动中心之类的公共空间。

然而,与石下村村内落寞景象相对应的是村外白骠坳集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于石下村已经有25%的居民迁居到白骠坳集镇,实际上白骠坳集镇已经成为石下村居民的新聚居地,是石下村发展出的一处新聚落,在这里形成了新的活动中心,并且其辐射范围涵盖了村内的所有聚落。

白骠坳集镇本来只是106国道旁的一处山坳,因为周边几个村庄的出口在这里汇聚,所以这里也分布着一些商品零售店,在2004年前,居民不超过300人。在白骠坳周边有8个行政村,总户籍人口超过一万人,2004年至今的十几年时间内,这些村落居民纷纷外迁,主要目的地就是白骠坳和县城,从而促成了白骠坳集镇的迅速成长。就石下村而言,目前已有超过25%的住户居住在白骠坳,在白骠坳西边几个偏僻的山区村,更多的人迁居到白骠坳。这些山区村交通不便,从山区里面出来骑摩托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在白骠坳建房是他们脱离山区闭塞生活最可实现的选择。目前白骠坳已经成长为一个发展极,周边几个村的医疗、教育、零售等都已经集中到了集镇上,这进一步推动周边村民向集镇的集中。毫无疑问,石下村及其周边村落的公共空间已经转移到白骠坳集镇,甚至可以说,白骠坳集镇已经成为传承周边农村文化的重要场所,是一处新的农村社会空间。

4 空心化的动态过程:从假性空心化到实质空心化

4.1 动态过程的机制与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石下村的空心化过

程经历了两个阶段,有两种动力机制。第一阶段是村民外出务工引起的早期人口空心化阶段,此阶段的空心化实际上是一种假性空心化,因为外出务工的村民只是暂时性地离开农村,离开农业,但他们的家还在农村,因此这种空心化是假性空心化。第二阶段是村民迁居异地引起的,迁居异地以建房或卖房为标志,实际上代表着“家”的离开,家庭的迁出将会真实地、彻底地抽空石下村,这将是一个实质空心化的阶段。目前石下村正处于实质空心化的阶段中,可以断言,石下村的空心化将会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彻底,既包括人口的空心化,也包括资金、基础设施、住宅的空心化,是彻底全面的不可逆空心化(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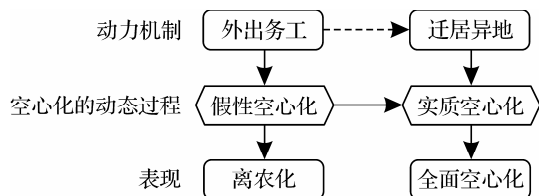


图2 空心化的动态过程示意图

4.2 动态过程的本质：跨区域家庭的产生与迁移

由于空心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形成了很多家庭成员在空间上分离的家庭,可以称之为“跨区域家庭”,即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生活在不同地点。跨区域家庭的产生标志着假性空心化的出现。

对于假性空心化阶段的农村而言,跨区域家庭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形式,是空心村与外界保持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信息联系的重要中介与载体。外出务工村民将其务工收入寄回家,在家里建房,这是空心村获取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对于石下村而言,这是其农村经济来源的最重要途径。家庭成员分居异地,导致在空间上隔离的区域在社会关系上却保持了关联,这是空心村与外界保持社会联系的途径。外出务工村民将外面的信息传到农村,这是空心村与外界保持信息联系的方式之一,最重要的是,在外务工的村民习得了城市上的生活习惯,见过了城市上的丰富物质生活,也将这种生活习惯带回农村,或者将城市上的方便事物带回农村,这都无形中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是空心村与外界保持信息联系的重要途径。因此,假性空心化的农村实际上依然具有生命力,并与外部空间保持紧密联系。

实质空心化阶段,跨区域家庭将其“家”迁出农村,农村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根基,不能与外界进行经济、社会、信息联系,农村彻底失去活力,走向衰败(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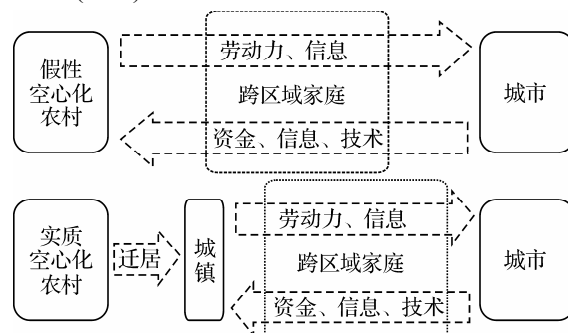


图3 跨区域家庭在不同阶段空心化农村的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鄂东南丘陵区的聚落因其地形与发展历史、文化背景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聚落布局具有分散布局与小规模集聚布局相结合的特点。而且,鄂东南农村地区是典型的外出打工型地区,村民外出务工率高,因此这一带因大量村民外出务工而形成的空心村普遍存在。总体而言,鄂东南丘陵区的空心村内部空间演化的独特性是比较显著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比如聚落的填充式扩张、马赛克式布局、农村社会空间转移到村外集镇等等。当然与此同时,其内部空间演化也具有一些空心村演化的共性,比如从人口空心化到居民外迁的动态过程,以及空心化过程中持续的建房潮。针对鄂东南石下村研究中发现的特性与共性,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由于鄂东南丘陵区空心化村落聚落规模较小、并且在空心化过程中存在聚落填充式扩张、马赛克式布局的特点,村内聚落整治工作推进难度大,而且由于聚落居住人口少,占地面积小,其整治工作的意义并不大。并且,鄂东南丘陵区的农村人口外流率高,大部分农村已经进入实质空心化阶段,农村居民迁居城镇的潮流正在剧烈上演。因此,做好这一带的城镇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安居城镇,才是顺应潮流与民心的正当路径。

农村空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大部分农村会经历从假性空心化到实质空心化的演化历程,这一历程可能会持续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要做

好农村建设工作, 需要考虑到两点: 第一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村而言, 进一步空心化的趋势难以阻止, 要做长远规划, 就不能不考虑村落彻底空心化的前景; 第二是要认清目前农村所处的阶段, 理清目前阶段的需求,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空心村的建设工作。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 农村空心化是一个大趋势, 从农村人口外流到居住城镇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在此现象的背后, 各不同地区农村因其自身条件的差异, 空心化过程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中国空心村的研究、治理、建设工作中, 认识到中国空心村的共性与区域独特性, 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参考文献:

- [1] 李长印. “空心村”形态特征与生成机理分析——以河南省农村为例[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10(2):95-99.
- [2]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及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 2009, 64(10):1193-1202.
- [3] 薛力. 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 城市规划, 2001, 25(6):8-13.
- [4]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 地理学报, 2009, 64(10):1203-1213.
- [5] 王海兰. 农村“空心村”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对策探析[J]. 农村经济, 2005(9):21-22.
- [6] 宋伟, 陈百明, 姜广辉. 中国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2010, 30(11):1871-1876.
- [7] 张正峰, 赵伟.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J]. 经济地理, 2007, 27(1):137-140.
- [8] 林坚, 李尧.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 2007, 21(1):58-65.
- [9] 李红波, 张小林. 城乡统筹背景的空间发展: 村落衰退与重构[J]. 改革, 2012, 215(1):148-153.
- [10] 王成新, 姚士谋, 陈彩虹. 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05, 25(3):257-262.
- [11] 冯健, 杜瑀. 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宁夏西吉县的调查[J]. 人文地理, 2016, 152(6):39-48.
- [12] 王介勇, 刘彦随, 陈玉福. 黄淮海平原农户空心村整治意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 32(12):1452-1458.
- [13] 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 开放时代, 2012(10):108-129.
- [14] 杨国安. 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28-31.
- [15] 杨国安. 空间与秩序: 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08(9):34-62.
- [16] 张飞. 鄂东南家族祠堂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5:10-13.

Case study: Spatial evolution of hollow village in hilly area of southeastern Hubei province

ZHANG Duo, FENG Ge-qun*

(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Shixia village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hollow village in the southeast of Hubei province, the population outflow is studied by means of field interview,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on-site observation,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micro-causes of hollow village are also analyzed.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typical causes of the hollowing village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slow settlement and village residential space waste; 2) The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outflow and inflow, resulting the houses with a mosaic pattern; 3) The rural public land is transferred to the township use, and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has caused the seemingly hollowing of villages; 4) Shixia village has undergone the process from seemingly hollowing to really hollowing, the main reason behind it is the consequent generation and transfer of the regional households.

Key words: hollowing villages; hilly areas; settlement; spati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 章踐立)